

楊

倫
輯

杜詩鏡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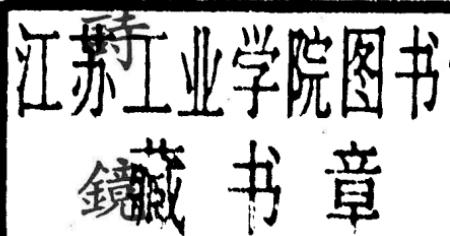
附文集二卷

第一册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楊倫輯

杜



銓附文集二卷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杜拾遺集詩學大成其詩不可注亦不必注何也公
原本忠孝根柢經史沉酣於百家六藝之書窮天地
民物古今之變厯山川兵火治亂興衰之蹟一官廢
黜萬里餓驅平生感憤愁苦之況一一託之歌詩以
涵泳其性情發揮其才智後人未讀公所讀之書未
厯公所厯之境徒事管窺蠡測穿鑿附會刺刺不休
自矜援引浩博眞同癡人說夢於古人以意逆志之
義毫無當也此公詩之不可注也公崛起盛唐紹承
家學其詩發源於三百篇及楚騷漢魏樂府吸羣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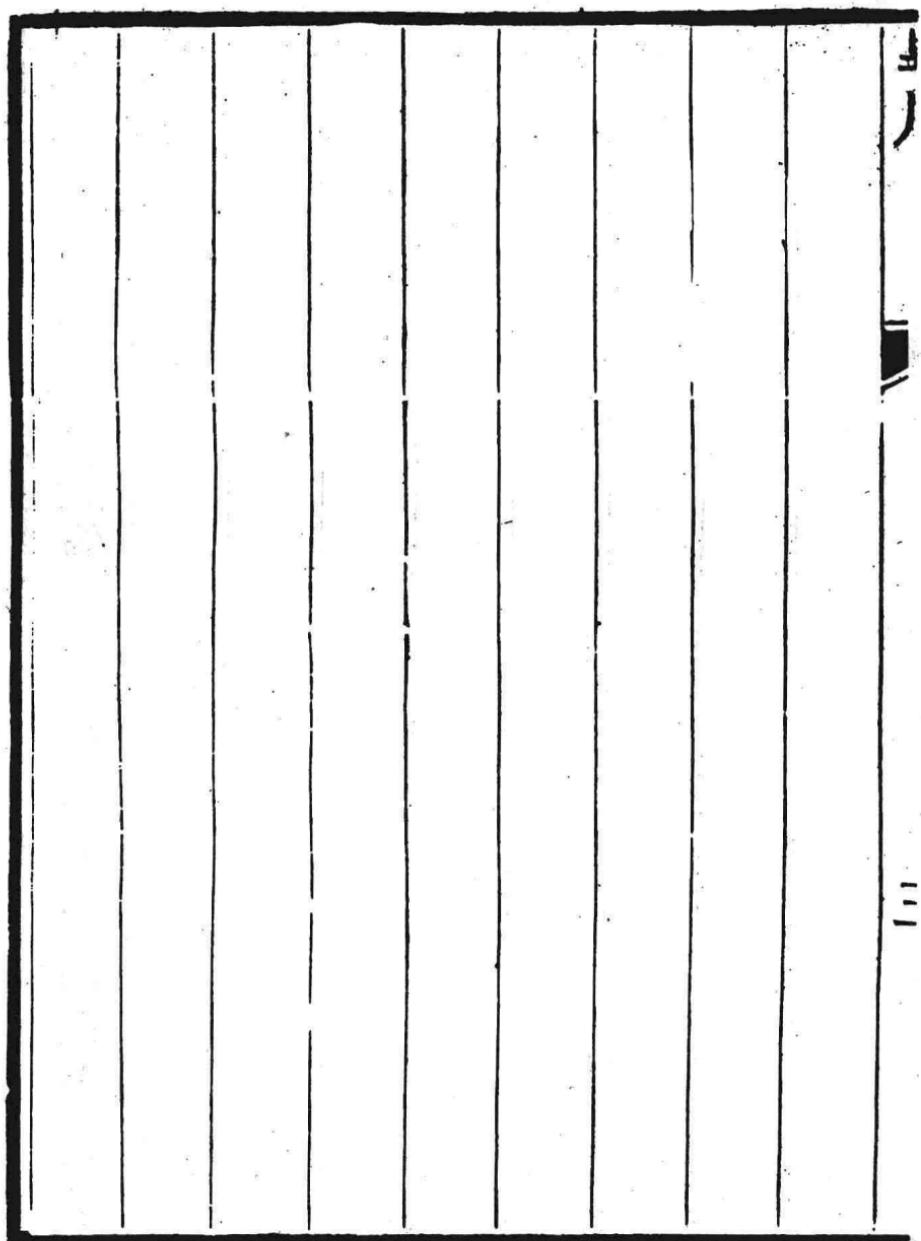
之芳潤擷百代之精英抒寫胷臆鎔鑄偉辭以鴻博
絕麗之學自成一家言氣格超絕處全在寄託遙深
醞釀醇厚其味淵然以長其光油然以深言在此而
意在彼欲令後之讀詩者深思而自得之此公詩之
不必注也是公之詩卷流傳天地間原自光景常新
無注而公詩自顯有注而公詩反晦矣宋元明以來
箋注者不下數十家其塵羹土飯蟬聒蠅鳴知識迂
繆章句割裂將公平生心蹟與古人事蹟牽連而比
附之而公詩之真面目真精神盡埋沒於全囂垢穢

之中此公詩之厄也注杜而杜詩之本旨晦而公詩轉不可無注矣陽湖楊進士西龢少游名場卽工聲韻之學宗仰少陵能篤信謹守涉其藩籬窺其堂奧搜羅古集攷核遺文片言隻字有關於杜詩者節取而錄存之歲月旣久積成卷帙爰製杜詩鏡鉉一書以質於余余自束髮授詩與吳下諸子結爲吟社每討論源流必以工部爲宗有友人株守明人箋注一冊珍爲枕中祕本謂能箋釋新舊唐書時事確當詳贍此讀杜之金針也余應之曰如此何不竟讀唐書

友人廢然而去今閱楊君是書非注杜也將各家注
杜之說勘削繢繆盪滌蕪穢俾杜老之眞面目眞精
神洗發呈露如鏡之不疲於照而無絲毫之障翳也
是由前之說杜詩之不可注不必注竊冀當代宗工
扶輪大雅抉草堂之精髓求神骨於語言文字之外
而棄初得之筌蹕也由後之說近日杜詩之不可無
注又以風雅夐絕迷塗未遠探浣花之門戶俾端趨
向而識指歸爲後學示以津逮也則楊君是書安得
謂非詞壇之正的少陵之功臣也哉

乾隆壬子孟春下澣鎮洋畢沅書於武昌節署之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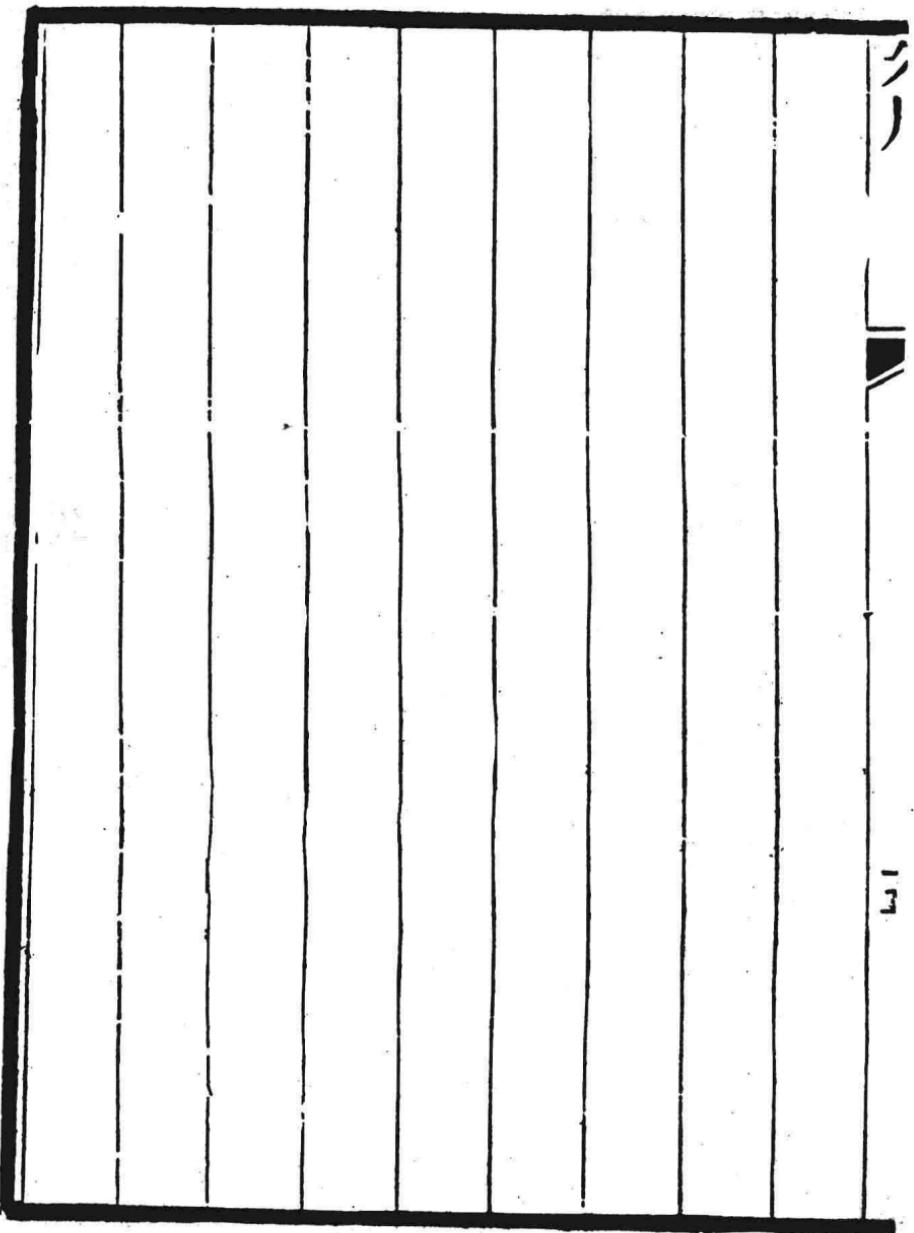
桂軒



余夙聞楊子西河名來皖出示所著杜詩鏡銓二十
卷首言用力幾二十年排纂成帙又閱五年其於杜
可謂勤矣昔之治三百篇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
神莫近於詩傳注家以詩爲最古詩傳猶未能盡應
爾雅牋則多以禮注詩論者謂其特長於禮此注之
難也今言詩率舉陶杜爲獨得三百篇遺意陶詩自
梁昭明太子北齊陽休之編次外注者絕鮮宋時注
杜已有王洙宋祁王安石黃庭堅薛夢符杜田鮑彪
師尹趙彥材等九家原書不傳尙見於郭知達之所

采集杜之奧博有非詁訓不顯治亂之迹與國史相
證近於變風雅之義注家徵實病其支虛則鑿章比
句櫛則固治杜之倍難於諸家也是編裁擇各本草
雜沙汰以歸簡約使讀者開卷瞭然至其疏通證明
往往出前賢尋味之外又博採諸名家評疊附列簡
端如元高楚芳採劉辰翁之例而後杜詩之學闡發
始無遺憾雖其沈著獨絕殷殷乎正得失動天地感
鬼神者仍必待其人自領之要之學者得此爲津筏
厥功爲不朽矣

乾隆辛亥嘉平月大興朱珪序



乙巳歲余任湖北糧儲道值楊君西龢掌敎江漢書院愛其品粹學醇還往無間今歲來訪余皖江藩署出所著杜詩鏡銓見示並索序於余余讀竟作而歎曰少陵詩兼綜眾體冠絕古今昔人稱之爲詩史爲詩聖復何容贅一辭然子美非僅以詩見也子美以一小臣旋遭罷黜乃流離困蹟每飯不忘朝廷忠義自出於天性至其才與識則亦有過人者在安史之亂方劇扼寇蘆關斬鯨遼海論事切中機宜多與李郭諸公相合以及回紇吐蕃之蹂躪強藩分鎮之不

恭宦豎典兵之爲害皆有以見於幾先而憂深慮遠
美王相國則思復屯營之制嘉元道州則深哀徵斂
之苛迨勸脩德以致時和法斗魁而求元輔於本原
之地尤三致意焉使得行其志所謂致君堯舜再使
俗淳者良非虛語乃宋祁無識輒云公好論天下大
事高而不切亦猶陳壽作史謂將略非武侯所長觀
公蜀中懷古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
曹非徒詠古蓋亦借以自况也顧公詩包羅宏富含
蓄深遠其文約其詞微稱名小而指極大舉類邇而

見義遠亦有如太史公之稱屈原者苟不得其解往
往視忠愛爲刺譏等憂危於訏激詩義晦而公之所
爲自比稷契者其志亦將以不明於天下楊子研精
二十餘年乃盡得其要領章疏節解珠聯繩貫於異
說如蝟一一爬羅而剔抉之以求其至是如鏡燭形
一經磨瑩而其光愈顯使凡讀公詩者有以知公之
志悄然興悲肅然起敬信足動天地而感鬼神他如
棲屑之出北史扶侍之出漢書寄韓諫議詩楓香之
當引十洲記江樓夜宴詩海查之當引拾遺記皆舊

注搜索所未及其餘訂正舛謬不一而足又昔遊詩
商山呂尙當指汾陽鄭侯瞿唐出峽詩伊呂韓彭斷
指杜相崔旰攷證詳確尤能發前人所未發然後歎
其用心勤而爲學博有功於子美之多也昔松陵朱
鶴齡氏著杜詩輯注一時盛行於世至雞林賈人亦
爭購其書是編出吾知不脛而走必有以先覩爲快
者其爲嘉惠來學豈淺鮮哉爰不辭而爲之序

乾隆歲次辛亥長至後二日滇南同學弟周樽譔

自昔稱詩者無不服膺少陵以其原本忠孝有志士仁人之大節而又千彙萬狀茹古涵今無有端涯視他人尋章摘句爲工者真不啻岱華之於鄙婁江海之於潢潦也顧其學極博體極備用意極深遠自非反復沈潛未易譟然已解宋以下注杜者名有千家邇來論列者亦不下數十家然繁簡失中卒少善本余自束髮後卽好誦少陵詩二十年來凡見有單詞隻字關於杜詩者靡不採錄於舊說多所折衷年來主講武昌閒居無事重加排纂義有觸滯至忘寢食